

第七四六册

經濟彙編

戎政典

兵制部

校閱部

(卷)

兵制部

校閱部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圖書集成
總目

卷一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戎政典

第五十八卷目錄

兵制部總論一

大學衍義補一 軍伍之制 官禁之術 京輔之屯 郡國之守

戎政典第五十八卷

兵制部總論一

大學衍義補一

軍伍之制

周禮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

鄭元曰用謂使民事之也伍兩卒旅師軍皆衆之名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

軍萬一千五百人此皆先王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客相別音聲相識臣按此卽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之制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

賈公彥曰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者

一家兄弟雖多除一人爲正卒正卒之外其餘皆爲羨卒唯田與追胥竭作非直正卒一人其羨卒盡行也

吳澂曰以田賦出軍古法也今則難行何也古者田役追胥在一鄉之中近止數十里遠則數百里其行速而期近故丁夫無畏憚室家無怨思秦漢以來萬里長戍民之憚行如往棄市于斯之時乃假周官之說以抽民丁甚可悲也今兵農既分制雖非古然兵受廩給不耕而食雖勞而不怨民出賦稅免于征行雖貧而不勞若夫募兵之法懸以重賞使自應募而又使之二十備戎行五十免軍役斯盡善矣此斟酌之得宜

臣按成周因田賦而出軍必先均平其土地之高下徧知其人之多寡又于人口之中考其身力之強弱能任其事與否若其家七人之中有任事者三人惟用其一人爲正卒其餘爲羨卒也用其正卒一人合四家編次爲一伍積累而上階級相承以爲伍兩卒旅軍師之制因地劑而起則人無貧窘非任事不用則士無疲懦此制一定遇有征伐則起之以爲軍旅當教閱則作之使趨田役遇有盜賊則比之使與追捕遇夫閒暇則令之使出貢賦蓋有事則隨時起調無事則依舊輪納每正卒之外皆有餘丁以爲之副貳隨闕而隨補軍伍無有空也多用則多起分數無不足也先儒謂先王足兵而未嘗有兵非無兵也用之則布滿于行陳不用則收斂而歸之田里此萬世無弊之軍政也後世舍無弊之法而用有弊之法古制一失末

不可復可慨也夫

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呂祖謙曰一軍之制爲人萬二千五百損一人則不足增一人則有餘大國之三軍也地方百里而其入僅足以具三軍也次國之二軍也地方七十里而其入僅足以具二軍也小國之一軍也地方五十里而其入僅足以具一軍也地有限則人有限人有限則軍有限雖欲僭侈其人亦窘于無人而不得騁矣王綱上舉侯度下修大不侵小疆不犯弱地有常地人有常人軍有常軍雖欲如晉之僭豈可得哉

吳澂曰伍一比也兩一閭也卒一旅也旅一黨也師一州也軍一鄉也家所出一人將帥長司馬其師史者也成周萬兵于農方其無事爲農則萬二千五百家而爲一鄉鄉大夫卿一人及其有事以爲兵則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軍將皆命卿卽鄉大夫之卿也

臣按成周之制兵籍于大司徒征行則屬之大司馬凡其有事以起徒役則皆前日之農也士不待遷皆吾民將不改置卽吾吏居則聯其家而爲比閭族黨出則聯其人以爲伍兩卒旅六鄉之官皆折衝禦侮之人六鄉之人皆敵愾伏節之士有事

則驅之于行陳事已則歸之于田里父死而子繼無招收之繁而數不闕自耕而自食無廩給之費而食自飽兵無屯戍之勞將無握兵之患先王之時所以守則固戰則克內足衛中國外足威四裔豈非制軍之得其道歟

春秋成公元年作丘甲

胡安國曰作丘甲益兵也為齊難作丘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為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劉敞曰魯不務德而務廣力不務益義而務益兵以王者之制論之則作丘甲之罪大矣王者之制諸侯不得擅賦稅其民今不循先王之制而以意為準必亂之道也是以聖人禁之

臣按先儒謂兵制之變始壞於齊之內政而家一人焉繼壞於晉之州兵而家五人焉長勺之戰桓公自謂帶甲十萬車五千乘叔向亦謂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則兵制之增益于古可知矣循襲效尤魯遂作丘甲厥後楚為乘廣魏為武士秦為戎卒古制亡矣兵農遂分更歷千載求不可復春秋作丘甲之書其垂戒後世意深切矣

班固漢志曰殷周以兵定天下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

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二十國為州州有牧此先王為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

薛氏曰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六軍七萬五千人八千里之畿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一井之田八家耕之總計六十四萬井之田為五百一十二萬家之一夫為五百一十二萬夫以此夫衆而供萬乘之賦是為七家而賦一兵自夫率之七家相更以給軍則王畿之內凡七征而役方一徧焉

臣按三代因井田而制兵賦故有乘馬之法後世騎戰不復用車始備其制于此說者謂王畿之兵凡七次征行而役一遍方成周盛時百年之中兵不三四舉是以其兵雖設而其人老死而不試者多矣然先王立法周而慮慮遠固未嘗好戰亦未嘗忘戰制為立武足兵之法凡七家而給一兵七征而役一次先儒謂先王忠厚之至更勞均逸不欲窮兵之力也有如此夫

國語齊桓公任管仲作內政以萬軍令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

有高子之鼓春以發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福災共之人與人相嘯家與家相嘯世同居少同遊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親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疆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蘇軾曰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為法要以不可敗而已管仲欲以歲月服天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為是簡略速勝之兵

臣按管仲內政謂得此十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天下大國莫能敵後世之兵動以千百萬計而往往不能成功而反以取敗此無他所以什伍之者無定制所以教養之者無成法所以通融而使之相保衛者無常心此其所以難多而不得其用也內政之作猶有三代鄉兵之遺意後有作者於兵農既分之後略放其意而制其兵是亦可以足兵矣

漢志天下既定踵秦而制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修武備云至元帝時以貢禹議始罷角抵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也

臣按三代兵有定制見於周官者可考也自邊固史皆不志兵而此數言者附見班史刑法志中固之意謂兵乃刑之大者如虞書掌於皐陶之刑之意雖然帝世純用德化而漢以戰爭得天下豈其

倫哉遂使一代兵戎之制無所於考可慨也抑考古王制前朝後市而王宮在南故漢衛宮之兵在城內者爲南宮城之軍既謂之南則京城之軍謂之北所以別也本朝設錦衣旗手等十二衛親軍指揮使司即漢南軍衛宮之意立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即漢北軍衛宮之意

漢調兵之制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二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馳戰陣年六十五衰老乃得免爲庶民就田里

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送爲之一月一更爲更卒也

如淳曰卒更者正身供正役也踐更者以錢雇直代行者也過更者亦以錢雇直不行者輸之縣官以給代者也

臣按以上漢一代軍制大略具焉

唐志云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彍騎彍騎又廢爲方鎮之兵及其末也彍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

臣按唐一代軍制大略具於此

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于隋唐因之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驍騎車騎兩將軍領之析關中爲十二道道皆置府三年更以道爲軍軍置將副各一人以車騎府統之六年廢十二軍既而復之軍置將軍一人軍有坊置主一人太宗貞觀十年總置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

臣按史謂府兵之置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絕禍亂之源也嗚呼太宗遠矣而子孫不能守唐遂因以衰而至于亡亡後之世主其於祖宗之法固不可輕改而於兵尤當加慎重焉

凡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爲越騎其餘爲步兵武騎排攢手步射

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浸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二十萬號長從宿衛明年更號曰彍騎

臣按歐陽修謂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爲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蓋以唐之子孫驕弱不能謹守高祖太宗之法屢變其制馴致于天子弱而方鎮彊而唐遂以亡滅以爲措置之勢使然嗚呼茲豈獨勢之使然哉蓋亦人謀之不臧也

德宗與李泌議復府兵泌因爲上歷叙府兵興廢之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叅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賜勳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爲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

日久府兵漸墮爲人所賤百姓恥爲之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效之誘戍卒以給帛寄府庫盡則苦役夜繫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戍卒還者十無一二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張說募長征兵謂之彍騎李林甫爲相又奏募人爲兵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身徇利禍亂自生至今爲梗嚮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上陵下替之患哉陛下思復府兵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河

中當與卿議之

臣按李泌此言可見府兵之善三代以後所僅見者也蓋有恆產者有恆心有恆心者然後不致恣肆有所係累者然後不肯棄捨凡民皆然而兵尤甚自井田之法廢而兵農遂分而不可復合惟唐府兵之制稍近於古然行之未久而遂廢李泌當上陵下替之時思欲復之然終不能復可慨也夫

穆宗之初立也兩河略定蕭俛段文昌以爲天下已太平漸宜銷兵請密詔天下兵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穆宗方荒宴不以國事爲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衆皆聚山澤爲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既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

臣按安不忘危天下不可一日無兵備寧備而無用不可欲用而無人此國家之大戒也

宋之兵制大槩有三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備征戍曰禁軍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曰廂軍選於戶籍

或應募使之團結訓練以爲在所防守則曰鄉兵又有蕃兵其法始於國初且籍塞下團結以爲藩籬之兵其伍分隊伍給旗幟繕營堡備器械一律以鄉兵之制

太祖起戎行有天下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班屯戍以捍邊圉于時將帥之臣入奉朝請獮暴之民收隸尺籍雖有桀驁而無所施於其間咸平以後承平既久武備漸寬仁宗之世西兵招刺太多將騎士惰徒耗國用神宗更制聯比其民以爲保甲崇寧大觀間增額日廣而乏精銳建炎南渡收兵卒招羣盜其初兵不滿萬光寧以後募兵雖衆而土宇日蹙

臣按宋一代軍制具于此臣嘗因漢唐宋之軍制而論之漢之材官踵秦而置唐之府兵沿隋而立宋人鑒五代之失而萃兵京師然亦多因其舊本朝雖接元之後而未嘗因元之舊是何也元起朔漠兵制簡略不可爲法故也我祖宗得國之初在內設錦衣等上十二衛以衛宮禁設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上十二衛爲親軍指揮使司番上宿衛無所隸屬而京城之衛分屬五軍都督府遇有征行則調發之今天下都指揮使司凡十六處而爲行都司者四近又於湖廣添一行司爲五焉內外衛凡若干處其所設軍士俱有定數大率以五千六百名爲一衛一千一百一十二名爲一千戶所一百一十二名爲一百戶所衛分軍數或有多寡而千百戶所統則每一一百戶內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鈐束以成隊伍此則本朝軍伍之制

也竊考歷代兵制前後多有變更加減惟今日立制一定百世不易蓋前代之制多因勝國之舊或臨時制宜或因時救弊往往皆出有司之處置臣子之建請惟我聖祖久歷戎行洞燭古今之利病斷自宸衷制爲畫一之法可以經久遵行萬世無弊故自開國至今百有餘年矣聖子神孫恪守成規以爲宗社不拔之基其間固有軍伍懸空之處將領積多之患惟在設法填補調停之則盡善矣蘇軾應詔作策別其一曰定軍制昔漢之制有踐更之卒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于農夫而方其爲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於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乎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穀不惟以自贍養而又足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於畿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擇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於吳楚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於京師晏然無事而賦斂之厚至于不可復加而三司之用猶恐其不給其弊皆起于不耕之兵聚於內而食四方之貢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于郡縣者皆出自禁兵大自藩府小至於縣鎮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是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

尺一寸皆天子自爲守也且費莫大于養兵養兵之費莫大于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或數千里其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歲而一遷往者紛紛來者疊疊雖不過數百爲輩而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而不竭餽運之卒安得而不疲且今天下未嘗有戰鬪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爲休息閒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爲爲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輦金帛若有所負一逆其意則欲羣起而譟呼此何爲者也

臣按蘇軾此策於漢唐宋軍制之得失瞭然明白就其三者而論之宋之禁軍不如漢之踐更漢之踐更不如唐之府兵三代之制不可遽復必欲復古之漸以壯國勢以省國費皆莫若唐府兵之盡善焉然唐行之未百年而中變者何也蓋府兵之制無事則番上宿衛京師有事則調發出征四遠雖曰寓兵於農暇則耕稼然軍府雖郡縣之中士卒混編民之內其他徭役科征未能盡蠲况又承平日久兵政廢弛番易更代多不以時非法徵求分外驅役此其立制非不善而行之既久終不能以無弊也設使當時知其弊之所在補其罅舉其偏而振其所廢堅雖至今存可也惟今聖朝建國幽燕直隸八府之地蓋古幽冀之域也杜牧所謂山東河北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之所其人沈鷺多材力重許可耐辛苦敦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者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唐自天寶末失此地其後罄天下之力以經

營之不能得其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無有敢窺者必欲使生人無事其要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由牧此言觀之則今日京畿之形勝物力天下莫敵焉可知已彼區區叛將以逆犯順苟得地之形便尚敢以拒王師况居萬乘之尊有萬方之衆而又據形勢之便者哉文皇建都于此餘六十年矣承平日久民不知兵武備不無少弛往時一衛以五千六百名爲率今一衛有僅及其半者甚則什無二三焉朝廷非不時加整飭歲遣御史分部清勾而法司亦往往諱有罪者戍邊然終不能復國初之舊臣愚過爲遠慮竊恐自茲以後日甚一日失今不圖恐後愈難于今矣請于國家常制之外於京畿之中別爲寓兵之法用唐人之意而不泥其故迹因今日之便而不變其常制不識可乎請試言之今京畿八府其順天保定真定河間永平五府實居輦轂之下所轄十七州八十九縣若見丁盡以爲兵可得四五十萬使今日京輔之間有此勁兵則國勢自尊國威自壯視彼列屯坐食之衆游手參養之徒蓋有間矣萬一臣言有可採者請敕大臣集議若於舊制無礙治體有益民情不拂即委有心計知治體之臣專主其事講求利害的然有利而無害然後見之施行每縣因其原設里社制爲隊伍一以所居就產爲定里社丁戶有不足者移其少而就多使之整然有定數每一里百戶分爲二隊隊五十名立二總甲每隊分爲五小甲甲十名又合十隊爲一都甲而屬之州縣州縣屬之府其十年輪

當之里甲咸仍舊焉凡民差役如早隸柴夫等類科派如歲辦和買等類一切蠲除之歲惟養馬納糧二事他賦役皆無焉其民籍十年一造如舊例其兵籍每歲季秋一造籍不以戶而以丁丁以二爲一單丁則合諸他每丁自備軍裝器械如軍伍制有司歲時閱視有不和度及頓壞者易之民年二十二附籍五十八免役延羸羸廢者除其名秋糧量減其額或三而去其一或五而取其三兵不番戍糧不調運歲十月上其籍于兵部五郡之兵分屬五軍州縣各爲教場月一點操之每府又闢平行地爲一大教場孟冬農隙兵部奏遣該府都督一員帶領將率於此召集民兵依京場操練分命御史監督之而糾其不如法者兵部遣官校馬政工部遣官閱兵器事竣各具實開奏遇有征行按籍起調所謂養馬之政計村莊有民居五十家以上者立一馬廐不及數者合諸其鄰每三丁備一種馬併力養之晝則分牧夜則合飼擇其中有物力材幹之人立爲羣長每春種時督其民計丁種粟取稈種豆取料至秋成時按畝以收預爲倉場積草料于近廐之地以爲牧養之費民無地者官給之凡境中原額草場爲勢家奏取爲莊田者一切查理還官分給于民非但養馬兼畜驢騾以爲駕車運運之用孳生之馬有壯健者印烙畢即俵散壯丁俾其騎操官時點視有疲損者罪其人如此則國家不徒得兵而且有馬矣或曰五郡切近京師應內外百需所出百役所萃今一切罷免從何措注請下各部查勘順天等五府每歲夫役

若干物料若干通計該費若干然後行下戶部計算天下秋糧夏稅鹽鈔坑冶課程等項名色之數歲入凡幾何舊積凡幾何經費之外預備之餘酌量多寡足以備用無關其有羨餘者別爲收貯以爲此五郡雇役之直買物之費凡此五郡常年合用夫役官爲計工定直出此錢雇閒民以代之當凡此五郡每歲合辦物料官爲先事計算出此錢隨時估以代之售如此不徒寬民力以足兵備亦可以收市井游惰之民而官府所需之物皆得實用官吏不多科擾民矣然則國計僅足不能有餘則如之何日設法措置隨時通融損有餘以補之捐不急以足之大約計順天一府一歲所費不過用二十萬其餘每府不過十萬或五七萬耳土宇之廣民物之衆國家歲入夏秋稅糧見今二千六百二十三萬餘其他鹽糧課鈔亦不下千萬之數捐此五六千萬之資以寬今日畿甸之民以復古人府兵之制以壯國勢以張國威其于國計亦無大損或曰昔宋韓琦刺民兵於陝西亦謂得唐府兵之法而司馬光六上章以爲不便其後不十年果以之運糧戍邊大爲民害皆如光所言切恐既籍民爲兵之後而州縣科差如故既受有司之役又有征戍之苦民愈不堪也臣爲此議惟仍州縣之舊而不屬之軍衛所謂點操者月惟一行非若宋人保甲之類數也農隙教戰朝委將帥惟於冬月一行必與御史俱焉兵不番上糧不調運惟於三時農事之隙開通溝洫築堤引水以備旱澇或修築京城以爲急切之備或輸運京儲以實近邊

之闕除此之外不許他役有他役者必坐以罪况此五郡之民差役繁重不聊生也甚矣一旦得此優閒如出湯火以就清爽之地上感國恩淪肌浹髓其懽欣鼓舞銘刻思報為何如哉此法倘行非但可以足兵亦可以省費立法既定行之久而成俗隨時制宜補偏起廢又有待於他日之良臣賢輔焉

宮禁之術

周書立政周公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蔡沈曰掌服器者曰綴衣執射御者曰虎賁皆任用之所當謹者周公於是歎息言曰美矣此官然知憂恤者鮮矣言五等官職之美而知憂其得人者少也

臣按蔡氏謂掌服器者曰綴衣執射御者曰虎賁蓋侍御僕從中近臣之長也周公戒成王乃以之與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並稱為官職之美而歎夫知憂其得人為鮮何也先儒謂職重者有安危之寄職親者有習染之移其係天下之本一也由是觀之人君之左右非但輔弼侍從之臣不可不得其人則雖扈從侍衛之人亦皆不可不得其人也一不得人則知治體贊王化者必深以為憂焉周禮天官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為之版以待夕擊柝而比之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辨外內而時禁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去其淫怠與其奇袤之民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凡邦

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

吳澂曰宮正宮中長也戒令糾禁者戒其怠忽糾其緩散令之使其有為禁之使勿為也宮正時比之法者為之版以待則籍其名之多少夕擊柝而比則計其人之在否國有祭祀兵戎喪紀之故則其比亦然王宮有內外內外嚴密不可不辨啓閉之際以時而禁然後為之稽其功之見於緒者糾其德之見於行者幾其人之出入均其人之稍食或有奇袤淫怠之人則斥而去之然後會其人使之什伍相聯則勉於道藝而教成矣又曰季春季秋火星出入之時以木鐸警衆使修火政蹕止人清道之具出稱警入言蹕蹕止行者宮正則執燭以為明

又曰宮廷內事固非執政大臣所當與而屬之天官何耶自古國家危亡之患多生於房閨否則生於閹寺夏商之亡漢唐之衰其禍以此夫婦人女子與夫刑餘之人敢肆其姦以敗人之國者以其無所制而得以逞其不軌之心一旦禍變孰得而剪除之哉如漢之竇武何進唐之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是也果麗於冢宰則小大受制於執政大臣常有所忌憚而不敢肆其惡誠可以銷患於未萌也

臣按澂又言周自文王以來王政先內治當時侍衛僕從罔匪正人雖綴衣虎賁趣馬之微亦惟吉士之求惟太宰以大臣臨之宮壺朝廷均為一體非若後世之疏外廷而親內豎也夫宮正則屬於冢宰所以兼制內廷之私人而又以小宰宰夫之

戒令糾禁行乎其間養成君德如此王業豈有不盛也哉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掌其政令行其秩叙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若邦有大事作官衆則令之

鄭元曰王宮之士卿大夫之適子庶子其支庶也八次八舍衛王宮者必居四角四中於徵候便也王安石曰士庶子非王族則功臣之世則賢者之類王以自近而衛焉故君臣國家安危一體休戚一心上下親而內外察也

呂祖謙曰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無腹心之虞下至秦漢陞楯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數刻而周盧樞樞或環以椎埋鬻悍之徒有志於復古者當深澤也

臣按周制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則是王朝宿衛之人皆公卿大夫士之子弟也祖宗以來用功臣子弟以為勳衛蓋亦此意臣竊以為今日宜廣此意凡公侯駙馬伯及凡有功德於國家者之子若孫皆授此職使之番上宿衛如此則不徒宿衛宮禁得肺腑之臣而勳戚子孫亦得俸祿之養蓋一舉而兩得焉

閹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則幾其出入以時啓閉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為之闔掌埽門庭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

廟門凡賓客亦如之

賈公彥曰內命夫卿大夫士之在宮中者外命夫卿士大夫在朝者外命婦總卿大夫之妻也內命婦三夫人以下也

王安石曰潛服則衷甲之類賊器器之可以賊人者奇服非法服也怪民怪行者也

臣按成周以宦者掌門禁其嚴也如此我朝禁僧道非朝見由前門不許入皇城門及無牌面并凶服異服有持寸鐵者皆不許入禁門亦周人意也夏官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及葬從遣車而哭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若道路不遇有微事則奉書以使於四方

鄭元曰不言徒而曰虎士者徒之選勇力者王出將虎賁士居前後

臣按此虎賁之名見於周書立政蓋天子之親兵也今制錦衣以下十二衛親軍指揮使司不屬五軍都督府所隸專以扈從宿衛爲職即此也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喪紀則衰葛執戈盾軍旅則介而趨

王安石曰王吉服則亦吉服王凶服則亦凶服王戎服則亦戎服

吳澂曰旅者主脅力而衛王者夾王車者下士十六人分居左右而中士爲之帥服而趨亦謂夾王

車也

臣按勇而疾走曰虎賁又憤怒也周官既有虎賁又有旅賁旅賁者主脅力而言亦猶今制錦衣之卒既有校尉又有將軍力士也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襄王賜晉文公虎賁三百人

臣按先儒謂虎賁八百人乃天子親兵也六軍之外禁衛惟此而已王不出則虎賁不出及其弊也以之從軍旅賜諸侯非舊法也由是觀之則虎賁士非天子不得用受者固非賜之者尤非也

漢京師有南北軍南軍衛尉主之

易被曰郎衛兵衛均爲宿衛之職而郎中令衛尉所掌皆宮門內外之事武帝更奏郎中令爲光祿勳前表光祿勳掌宮門戶衛尉掌宮殿門又殿外門舍屬衛尉殿內門舍屬光祿勳其職實有相關者特有內外之別耳此正周官所謂宮正官伯之職當時以二千石以上子弟及明經孝廉射策甲科博士弟子高第及尚書奏賦軍功良家子充之其後又以期門羽林皆屬焉是皆親近天子之官臣按古者環衛有二等漢有衛郎衛兵是即周官宮正官伯之職官伯則領貴游子弟而宮正則領宮徒役事者也

武帝時置期門羽林

臣按史言武帝微行與侍中等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先儒謂漢期門千人秩比郎亦周人虎賁之遺意蓋從王出與王入也

後漢光祿勳掌宿衛官殿門戶典謁署郎更直執戟

宿衛門戶五官中郎將五官中郎五官侍郎五官郎中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戶出充車騎左右僕射主虎賁郎習射左右陸長主直虎賁朝會在殿中虎賁中郎侍郎郎中節從皆羽林中郎將羽林郎皆掌宿衛侍從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下郡西河凡六郡良家子弟補

臣按漢初宿衛皆以士人爲之其後不用士人而所用皆宦官遂至內外大權悉歸之以爲一代之禍說者歸咎於光武之不任三公誠是也夫自古國家危亡之禍皆出于房閭宦寺之中何也婦人女子與夫刑餘之人所以敢肆其姦者以其處夫人君肘腋之間幽隱深遠而人不得以制之也誠能如周人以內宰小臣閹人寺人女御女史之職皆屬之太宰以受其節制焉則彼雖欲逞其不軌之心亦且有所忌憚而不敢爲矣矧夫後世宿衛執戟之臣實有兵權以寓其間苟無有以制之者而使之得以自肆豈不貽國家之禍哉

唐有南北衙兵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禁軍是也高祖初起兵有元從禁軍太宗時置百騎武后時改爲千騎睿宗時增至萬騎肅宗時有供奉射生官代宗以後有左右神策軍

十六衛曰左右衛曰左右驍衛曰左右武衛曰左右威衛曰左右金吾曰左右領軍曰左右監門曰左右千牛每衛有上將軍有大將軍有將軍自左右至領軍並掌宮禁宿衛金吾掌官中京城巡警監門掌諸門禁衛千牛掌侍衛

臣按本朝十二衛即唐人十六衛之遺制凡諸衛

之親軍皆以番直宿衛執戈戟嚴巡徹監門禁而錦衣所掌者乃鹵簿儀仗之事旗手所司者乃旗纛金鼓之物諸衛皆統軍卒而錦衣衛領校尉力士即周之虎賁旅賁也諸軍皆世卒而府軍獨發幼軍即漢之六郡良家子也始之設親軍也僅十有二後又稍有加焉諸衛正倅一惟其世獨錦衣之任則不以世而以能蓋天子御座則夾陛而立天子御輦則扶輦以行出警而入蹕承旨而傳宣皆在所司也矧又詔獄所寄人之死生係焉是尤不可不慎擇其人也

太宗時詔右衛大將軍李大亮兼右衛率又兼工部尚書身兩職宿衛兩宮每番直常假寐帝勞曰公直宿我得酣臥

臣按本朝宿衛雖有武臣然皆爪牙之任耳而無有所謂腹心股肱之臣請如唐人以大臣番直如太宗之用李大亮者如此則既有虎賁銳士宿衛王宮又有勳德世臣總司禁旅九重之上六宮之中得以安寢無虞矣

肅宗乾元元年李輔國用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人徵巡李揆曰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以北軍安劉氏朝廷置南北衛文武區別以相察伺今用羽林代金吾警忽有非常何以制之

臣按設護衛之兵本以制外兵也非但不用其他將帥以巡徼凡其人之子弟亦不可用也

德宗時段秀實見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上疏曰天子萬乘諸侯千大夫百蓋以大制小古制也尊君卑臣彊幹弱枝之道今外有不庭之寇內有梗命之臣

而禁兵不精其數削少後有猝故何以待之猛虎所以百獸畏之者以其有爪牙也爪牙廢則狐豚特犬悉能為敵顧少雷意

臣按秀實此疏百獸畏虎之譬最切人主所當玩釋焉

宋志禁兵者天子之衛兵也殿前侍衛二司總之其最親近扈從者號諸班直其次總于御前忠佐軍頭司皇城司驍驍院皆以守京師備征伐其在外者非屯駐屯泊則就糧也太祖鑒前代之失萃精銳於京師雖曰增損舊制其規模宏遠矣

太祖乾德三年令天下長吏擇本道驍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

臣按宋人禁軍不獨內衛京師而往往使之屯泊於外失其所以命名之義矣蓋太祖懲唐末以來藩鎮兵彊之患故聚精銳於京師時出之以守郡國蓋欲以內而制外也其謀雖深而其勢則不順史臣謂其規模宏遠臣不敢以為然也夫立國規模在篤近而舉遠居重而馭輕使天下之大四面環繞以為吾屏蔽也既為禁兵豈可遠出而衛郡縣使之就糧于外禁士獨往乎抑亦挈家以行也嗚呼宋人制軍如此宜其武事之不振也說者謂其聲容盛而武備弱也觀於此允信

仁宗嘉祐五年公主以夜入宮左正言王陶言周禮閭人掌宮門之禁時其啓閉寺人掌女宮之令糾其出入以謹嚴周衛杜絕非常故漢光武出獵夜還上東門候鄧恽拒關不納光武從中東門入明日賞鄧恽而貶中東門候魏武之子臨淄侯植開司馬門晝

出魏武怒公車令坐死然則公主夜歸未辨真偽輒便通奏開門納之直徹禁中略無設防其所歷皇城宮殿內外監門使臣請並送勘劾詔公主宅都監入內供奉官等九人並遠小處監當

六年同知諫院司馬光言式律夜開宮殿門及城門者皆須有墨敕魚符其受敕人具錄所開門并出入人帳於中書門下自監門衛大將軍以下俱詣閣覆奏請合符門鑰監門官司先嚴門仗所開之門內外並立隊燃炬火對勘符合然後開之符雖合不勘而開若勘符不合而為開及不承敕而擅開出入者其刑名輕者徒流重者處絞伏望陛下深慮安危防微杜漸自今宮殿門城門並須依時開閉非急切大事勿復夜開必不得已須至夜開者即必親降手敕加以御寶受敕之人仍寫出入人帳委宿衛當上之官衆共驗敕文真的然後覆奏候再見御批方請門

輪與監門官親自監開依帳點閱人數放行出入即時下鎖進納門鑰

臣按宋王陶司馬光所言二事可見古人嚴謹宮門之禁我聖祖於此一事尤加嚴切所以防微杜漸之意無所不至每夜將軍上宿遇有一瓦石之墮一蟲鳥之落詰旦早朝即令給事中引赴御前奏知矧可夜開城門以出入哉伏望申明祖宗之法嚴謹門禁一切外人不得闖入以敦聖朝之家教以立禮義之大防非但以備姦宄杜禍亂而已也

至和元年有襍破入直內藏劔者御史馬遵言律於御用舟船飲食之類有不如法皆不稱誤所以許世

子止躬不嘗藥春秋加以大惡之名唐長孫無忌入朝不解刀校尉被誅死之議所責者重所慮者深法令于皇城門禁尤為謹嚴今麥昭吉襍被入直中有劍器歷諸門抵便殿會無檢察略不覺悟若奸盜包藏而為之何由而露哉今昭吉雖已具獄而諸門監官守卒乞于常法之外重行用謹大防庶弭來患

徵宗時左正言任伯雨言風聞內苑作工匠盜所結真珠事敗有旨更不得治監官醫官院人力懷刃為盜捕獲有旨不復推經由門戶中外聞之莫不撫髀而嘆頓足寒心皆謂陛下誤以此為小事切以監官之設本為監臨主守司門之設本為議察出入今珠璣至貴之物失之數萬匹夫挾刃入數重門如涉無人之境皆非小事乃一切赦之後來更有犯者不赦之則罪同罰異人人皆怨又赦之則事事廢法紀綱遂壞雖有監官司閹將何用也且宮禁之門法最嚴密蓋聖人防慮幾微謹備不測以嚴衛一人若左右恃恩廢弛積日累月事體陵遲忽有不測之虞誰復知所職守陛下豈不為宗廟社稷自重乎

臣按祖宗於門禁出入其法最嚴每四孟享太廟夜間出鑰於門隙早朝亦於御前奏知各門監守門官及各衛官軍遇有出入者必須有牌面方許其入迨其出也必搜檢之其入也不許攜寸鐵其出也不許帶一物况敢有襍被藏劍盜出真珠之事哉祖宗所以防微杜漸為聖子神孫計者其嚴其密如此繼體守成者勿徇一時之欲勿聽小人之言獎將卒之守法受臺諫之進言如此則未無意外之變而宗社奠安矣臣不勝惓惓

胡安國言於高宗曰自古盛王雖用文德必有親兵專掌宿衛成王即政周公指虎賁與常伯同戒於王欲知其恤虎賁者猶今侍衛諸軍也康王新立太保俾齊侯呂伋以虎賁百人逆於南門呂伋者太公望之子自諸侯入典親兵猶今殿前馬步軍都帥也勳德世臣總司禁旅賁賁銳士宿衛王宮其為國家慮深遠矣今謀國者不思復古親兵寡弱宿衛卑少豈尊君疆土消患豫防之計也

臣按禁旅之帥必用勳舊之胄二代之制也

京輔之屯

禹貢五百里甸服

蔡沈曰甸服畿內之地也五百里者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

臣按傳謂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則是方千里矣

漢志周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天子之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

臣按古者兵出於農天子之兵出於六軍六軍之兵出於六鄉其出而為伍兩卒旅軍師者即其居而為比閭族黨州鄉者也甸服千里之間其所賦之兵而所出之稅自足以給之無勞遠運音運內足以衛王室外足以鎮壓天下之大四裔之遠非若後世簽軍於遠方則人不土著而易于消耗列軍以長屯則人無別業而難於供億後世有志於三代之盛者壯根本安國家以為千萬世不拔之基

者尚有考於斯

漢百官表中尉秦官掌徵巡京師武帝更名執金吾臣按史謂北軍中尉主之掌京城門內之兵軍而謂之北對南言也南軍衛宮取之郡國北軍衛京取之三輔說者有防微杜漸之意臣竊以為衛京之兵取之近輔極是臣於軍旅之制條已節約漢唐遺意妄為朝廷處置矣若夫衛宮而取郡國之兵恐未為得策夫以疎外之兵無鄉土親屬之顧戀而使之番上執戟以衛王宮無事則已一有事焉安能保其無外顧之心乎我朝宿衛之兵用世將以統士卒其慮深而遠矣

漢百官表左右京輔都尉尉丞兵卒皆屬中尉

臣按此所謂都尉乃京輔之都尉也與主南軍都尉者不同

唐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析關中為十二道皆置府三年更以道為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六年廢十二軍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居歲餘十二軍復而軍置將軍一人軍有坊置主一人以檢察戶口勸課農桑太宗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火備六隊馬凡火具為布幕鐵馬孟布槽鋪鑊鑿確篋斧鉞鋸皆一甲牀二鎌二隊具火

鑽一臂馬繩一首羈足絆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祿橫刀礪石大觔氈帽氈裝行膝皆一麥飯九斗米二斗皆自備杵其介冑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其番上宿衛者惟給弓矢橫刀而已凡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爲越騎其餘爲步兵其隸於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六率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賞給馬者官予其直市之

臣按三代以下之兵制惟唐府兵最爲近古臣既略倣其制具於軍伍之制條下而此復詳其制如此以見京畿之屯莫良於府兵也然一代有一代之制祖宗所行者子孫不可輕改要必不違時王之制不拂斯民之情而又不失古人之意然後議之者無罪而行之者可久而無弊也仰惟國家建國於燕兵強馬健之地誠不以臣卑而愚而棄其言則杜牧所謂天下之大命者端在於此矣况唐人行之至百年而中變而吾之爲此乃於百年之後始創行之而凡其平日軍衛之屯守有司之管領一切如舊而於其閒減去徭役征科乃民心之所願欲者也伏惟聖明畱神審察所以爲聖子神孫立萬年不拔之基者未必不在茲焉

宋徽宗崇寧四年於京畿四面置輔郡以潁昌爲南輔以襄邑縣建名輔州爲東輔鄭州爲西輔澶州爲北輔詔四輔屏翰京師兵力不可偏重可各以二萬人爲額

臣按自古建都者皆於四近之地立爲輔郡所以爲京師屏翰也漢以京兆左馮翊右扶風爲二輔唐亦以華州同州鳳翔爲輔而宋初未遑建立至於徽宗時亦於畿郡立爲四輔焉每輔則屯兵二萬人爲額我朝建國江南於鳳陽屯重兵凡京師軍皆散於江北滁和等處爲屯田雖不名輔而儼然有藩屏之意太宗皇帝自北平入正大統遂建都于此其初猶以行在爲名而立一行部以總之其後偏立五府六部大小衙門如舊制凡京衛之

郡國之守

周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臣按封建以前之國卽秦漢以來之郡名制雖異而其實則同

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丘城池邑居園囿街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

臣按周制百乘之家卽秦漢以來之一縣千乘之國卽秦漢以來之一郡

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

臣按此周人連帥州牧之設蓋以小小相維階級相承所以合其散而統其異也漢唐宋郡國雖皆有兵然散而無統惟本朝制兵府州若縣要害之處皆立衛所而又於總會之處立爲都指揮使司

以統之焉蓋有得于周人連帥州牧之遺意

秦始皇既并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材官

漢興踵秦置材官於郡國

列郡王國侯國三等其兵不殊郡有都尉佐郡守典武職甲兵其在王國者則內史比郡守中尉比郡尉侯國亦有相秩氏天子令長其郡國之兵必有虎符而後可發

臣按昔人謂侯國之兵既屬之郡而王國之兵亦天子所有不可擅用皆所以防微杜漸以尊京師也我朝于親藩皆設護衛然惟給其使令而不許其調遣遇國家有事亦起焉其防微杜漸以尊京師之意同符漢世

唐制高祖武德初始置軍府析關中為十二道以驃騎車騎兩將軍領之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校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關中道置府一百七十三河南道置府六十二河東道置府百三十九河北道置府十四山東道置府十隴右道置府二十九淮南道置府六江南道置府二劍南道置府十嶺南道置府三十凡置府五百六十四皆有名號

內細數與總數不符

臣按此唐朝府兵之制非但京畿有之而天下十道凡州郡莫不皆有也

高宗末徵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節度使而謂其兵為方鎮

臣按節度使之兵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天寶以後王室日卑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陳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于內地大者連十餘州小

者兼三四州方鎮起而唐之威令不復行矣假使唐之君臣恆存高祖太宗府兵之制而不變豈有是哉史臣謂方鎮之兵始重于外也土地民賦非天子有既其盛也號令征伐非其有又其甚也至無尺地而不能庇其妻子宗族以至亡滅噫後之有天下國家者其毋輕變祖宗之法制而外授人以兵柄以成尾大不掉之患哉

宋制軍有禁軍有廂軍有鄉軍國初盡選驍勇部送闕下以補禁衛餘留本城廂軍者諸州之鎮兵也各隸其州之本城專以給役內總于侍衛司鄉軍者選自戶籍或土民應募在所團結訓練以為防守之兵臣按宋州郡之兵自元豐以後皆升同禁軍兵雖以禁名其實皆非禁旅也

凡諸州置馬步軍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馬軍步軍亦如之馬步軍諸指揮各有使副每都有軍使副兵馬使都頭副都頭廂軍頭十將將虞候承局押官置都監監押以領之歲時簡練焉下州及軍監但有牢城兵則軍校之職隨宜裁制

陳傅良曰自建隆三年以諸郡本城兵供百役或更戍他郡不但以逸民戶也所以勞苦其身遠離其妻子使習於南北風土之異而不得坐食於本營蓋勞之則易使散之則易養此藝祖神謀也三司禁旅就糧州郡亦不得常坐食於京師自列郡各置禁軍於是嚴差出占破之令而壯城作院各置指揮於是在軍禁旅無就糧者禁軍在城防托而廂軍亦升為禁軍不復戍役矣養兵之費徧天下邊人犯關無能發一矢者以不守祖宗舊章也

開寶八年發渭州平原蒲源二縣民治城壕因立為保毅軍弓箭手分鎮戍寨能自置馬者免役逃死以親屬代

陳傅良曰此所謂義兵也藝祖有志於民兵矣咸平五年始置營升為禁軍其後復有差之令韓琦為相刺陝西義勇司馬光六上疏爭之不聽已而新法行遂罷強壯弓箭手而行保甲海內騷然要之皆以刺配為軍失祖宗本意而非民兵不可復也

臣按前代州兵皆無定制或以土民自守或以禁兵出屯或選自戶籍或出自召募或因有警而民團結皆是因其土地之宜隨其民俗之便或多或少或廢或置不惟無常制亦無常數惟吾國家自平定之初則立為衛所以護衛州縣衛必五所所必千軍而又分藩列閫以總制之而有都衛之設其後也改都衛為都指揮使司文武並用軍民相安百有餘年其視漢唐宋之制可謂大備矣然承平日久兵備不能無弛軍伍不能無缺舊例遇有缺伍衛所差旗軍於其原籍徑行勾補其流之弊乃至所勾至者反少於所遺之人得不償失於是用言者計每歲分遣御史清勾然亦徒有其名無益於事近有建言欲稽御史所勾之數以為黜陟然亦徒害平民無益軍政臣嘗考歷代之制皆是草創之初軍伍數少而其末世乃有冗濫之失惟我朝則是先多而後少何也前代之制率因一時而隨事制置惟我聖祖則斟酌古今立為一代之制使子孫百世遵守焉方其初制為軍伍也內地

多是抽丁聚集邊方多有罪謫成歲月既久奸弊日滋或改換姓名或變亂版籍或潛行析戶或私自分居彼此相隱上下相蒙遂至簿卷難清挨究無迹其間丁盡戶絕者固亦有之而正戶固在而旁累他人者亦不能無也爲今之計乞敕兵部通行清理凡天下都司衛所俱要造冊開具本衛若所原設額數若干見今實在若干缺伍若干不問存亡備細開造具其籍貫及充軍緣由仍行戶部行下天下布政司各府州縣亦要造冊開具各州縣軍戶若干見在充當者若干挨無名籍者若干彼此相對以見其實在之數其衛所見在食糧者若干缺伍不補者若干兵部類以奏聞會文武大臣集議所缺必設何法然後得軍伍足數以復國初之舊必須不拂民情而致其生怨不爲民害而激其生變講明根究至再三然後見之施行如此則僉論之中必有良法善計不徒然也夫天下之事譬如器用然有新必有舊而壞者又爲之新製則其用不窮矣今日之軍伍可謂舊而壞矣失今而不爲之制吾恐日甚一日積而至於無餘一旦有事而必欲用之倉卒之際其將噬臍無及矣國家大事莫大於戎國步之安危所繫連祚之修短所關誠不可不加之意也彼爲具臣者不爲遠慮其意只欲苟且目前以貽其責於後人蓋以官非世有故也若夫聖明之主承列聖之鴻業以傳之萬萬世之聖子神孫焉可不爲之遠慮故唐人有言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彼淮蔡之土宇一州耳固不可無斷矧此不丕之基萬方之廣億萬年

之久其所以軫當宁之深念法乾造之雄斷者又當何如哉臣不勝惓惓

仁宗慶曆元年張方平言民之所以懼籍爲兵者不唯鋒刃矢石之難且重去其鄉土終身於親愛宗族永相隔絕也今若番休遞戍終是不離本鄉冀望邊事漸寧即息肩安業昔太宗籍兩河之人以爲鄉兵識者亦悼其失業蓋不若因兩河疆土使之捍邊壯者入籍衰者出役不衣庫帛不食廩粟邊不缺戍民不去農何在乎蓄之營堡而後爲官軍也又曰疆壯弓手各在郡縣未去農業若朝廷用漢代更之術因唐防秋之法入耕出戰遞爲防戍則是農不去業兵不乏備不因帑廩之積常得丁壯之人今既籍爲正兵處之連營則其衣食財用終身仰給縣官矣

臣按民之不願爲兵誠有如方平所言者而今世北方之人猶有樂爲之者而南方之人解以補伍有如棄市然今天下衛所兵伍已失大半必欲如立國之初簽民爲軍必致生變苟因循不已日甚一日則恐所失者不止大半而已也比年以來遇有警急簽點民丁貼助官軍守備其鄉邑已有成規民之耳目既已慣熟是亦備禦一良法也今後無事之時不須點集倘遇荒歉災變必不得已然後起集必須依舊以民壯爲名各之以民則民心不疑不許巧立名稱另外差役遠方調發稍覺無事即便休息決不可失信於民敢有因而科斂差占事已不休者坐以風憲犯賊之罪合干上司及分巡官不爲覺察者罪亦如之

真宗景德三年鎮戎軍曹瑋言有邊民應募爲弓弩

手者請給以閒田蠲其徭役有警參以爲正兵而官無資糧械之費詔人給田一項出甲士二人及三頃者出戰馬一匹

臣按今州縣軍戶多有丁盡戶絕者其人居宅田產必有承而受之者除生前立契明賣者外行清軍御史會同布政司及府州縣官挨究歸官有願代其役者即給以本軍絕戶之田若是邊軍就令以近就近又行戶部通行天下凡沒官田土在二十年以後者不分有無承佃盡數刷出照宋朝之例給民爲軍是亦足兵之一策也

仁宗慶曆二年籍河北疆壯揀爲義勇盡鈔民丁增廣其數河東亦揀刺如河北法其後議者論義勇爲河北鄉兵以時講習無待儲廩得古者寓兵於農之意惜其束於列郡遺其大用止以爲城守之備誠令守臣分領以時講習寇至則期集赴援朝下其議河北帥臣李昭亮等議曰昔唐澤潞留後李抱真籍戶丁男三選其一農隙則分曹角射歲終都試以示賞罰三年皆善射舉部內得勁卒二萬既無廩食府庫益實乃繕甲兵爲戰具遂雄視山東是時稱昭義步兵冠於諸軍此則近代之顯效而或者謂民兵祇可城守難備戰陳誠非通論姑令在所點集訓練三二年間武藝稍精漸習行陳遇有警得將如抱真者統馭制其陳隊示以賞罰何戰敵不可哉

臣按此前代點集民兵之明效

皇祐中京東安撫使富弼言臣頃因河北水災農民流入京東者至十餘萬臣既憫其流死又防其爲盜遂募其伉健者以爲廂兵既而選尤壯者得九指揮

教以武技已類禁軍今止用廂軍俸廩而得禁軍之用可使效死戰鬪而無驕橫難制之患此當世大利也詔分置青萊苗徐沂密淮揚諸州

臣按此前代因饑荒募民爲兵之明效

哲宗元祐八年知定州蘇軾言河朔無事軍政少弛將驕卒情緩急恐不可用即今邊防事勢三五年間必無警急然居安慮危有國之常備事不素講難以應變臣已戒飭本路將吏申嚴賞罰加意拊循輒復用龐籍舊奏團結弓箭社法約束稍加增損別立條目欲乞朝廷立法少賜優異明設賞罰以示勸懲陳傳良曰條約弓箭社如龐籍蘇軾則人情不擾而邊備修矣此今日所當講也

臣按龐籍所奏條約之法無可考前此知定州滕甫言河北州縣近山谷處民間各有弓箭社及射獵人習慣便利與畜人無異蓋因其俗而加以束約而爲之法也竊惟司馬光於英宗時言太祖之時兵數不及當今十分之一則是國初兵一而今十也今日去太祖時不啻如治平之去建隆開寶也而吾之內外兵數不及國初之什三四在宋之人惟恐其多之至于冗而儲蓄不足以供而吾今日則惟恐其少而至於弱警急無以爲用宋時之所以多者以其兵無定制可以日增而召募刺配之紛如吾之所以少者以其兵有定數不可以加而逃亡死絕之無已况今承平日久百事廢弛譬如人身中年以後血氣漸衰肢體困憊病雖未至於革而其勢則駸駸將至矣此正居安思危之日思患豫防之時也因事之勢察民之情隨時之宜

以縣我國家靈長之祚端有待於今日也先儒有言水未至也而慮爲之防水雖不至亦無所害若謂水不足憂而不爲之防一旦水至則防無所及矣今日天下之事最難處者莫此爲難臣日夜思之未得其要故於郡國之守之下既略序漢唐宋之事而備載曹瑋以下數事以爲明時告其中或有宜於今者斟酌而用之庶幾有所補云

胡安國言於欽宗曰自古及今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昔東漢季年王室多故劉焉建議以爲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輕宜改置州牧及焉求益郡劉表出襄陽袁紹得冀曹操取兗爭相割據自此不復有王室矣夫五大在邊古人所戒以身使臂於理乃宜欲乞於所置帥司選擇重臣付以都總管之權專治軍旅之事每歲終按察其部內或有警急京城戒嚴即各帥所屬守將逐急應援如此則既有擁衛王室之勢又無尾大不掉之虞

臣按安國乞選擇重臣付以在外兵權以統屬郡以輔王室其策良是

宋孝宗時陳俊卿爲相奏請應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爲義民授之弓弩教以戰陳農隙之日聚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所有民兵各守其城相爲犄角以壯聲勢又言曰國家養兵甚費募兵甚難惟有此策可守邊面可壯軍勢而樂因循憚改作之人皆以擾民爲辭天下之事欲成其大安能無小擾但守臣得人心體國者自不至大擾矣

臣按既有列屯坐食之兵而又起民丁則是民既

出賦稅以養兵矣而又不免其身謂之不擾不可也此等之議非甚不得已切不可用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戎政典

第五十九卷目錄

兵制部總論三

大學衍義補二 列屯遺戍之制 察軍之情

圖書編 歷代兵制總論 京營兵制考 義隨

戎政典第五十九卷

兵制部總論三

大學衍義補二

列屯遺戍之制

詩序采薇遺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林杜以勤歸也

程頤曰毒民而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又曰古者戍役兩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仲春至春暮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如今之防秋也

熊禾曰北人畏暑耐寒又秋氣折膠則弓弩可用故秋冬易為侵暴每留屯以防

臣按程頤前所言者萬世為民用兵之大義後所言者萬世遺戍留屯之常制

秦始皇既并天下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驪山阿房之役各七十餘萬兵不足用而後

發謫矣其後里門之左一切發之

鼂錯曰秦時北攻代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夫代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羃毛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輪者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願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賄以富家室則能使其眾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錄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得之之弊也臣按三代之遺戍役不得已而遣之反覆開諭既憫其私情復陳之以公義蓋以仁義而行之也秦人則不然以威劫行之而已則行者豈能得其心而使之効其力哉鼂錯謂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賄以富其家室故能使其眾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則以功利言不如三代之使民專以道義為說也雖然人心不古好義不如好利所以勉勵中人以下者亦不得不然秦用商鞅之法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

臣按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正卒給中都官者也

漢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為之一月一更為更卒也貧者欲得雇更錢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往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人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

臣按漢時戍邊有過更之法凡民當戍者不過三日若不願行則聽其出錢縣官以給戍者臣愚以為此法今亦可行內地衛所官軍戍邊者每歲分兩班赴邊屯戍行程往來頗為勞苦且內地人多怯弱不耐寒苦而其衛所輪差之際不免作弊請準古過更法每歲該戍邊方衛所官旗軍餘計口出錢貼助應戍之人其有壯健之士願受直代人出戍者聽官為驗其身力年齒相當一體給與合得糧賞惟在得人不必正身此法今亦可行

高祖十一年發巴蜀材官衛軍霸上

景帝後二年發車騎材官屯鴈門

宣帝神爵元年發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詣

金陵

臣按此漢初遣軍戍邊散見於史者

文帝時鼂錯言於文帝曰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敵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先為屋室具田器予冬夏衣廩

食其以妻者官買予之敵人入驛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敵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敵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以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係縲之患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臣按今西北緣邊一帶遼東宣府寧夏甘肅四處無有州縣而大同延綏涼洮等處皆有人民及番族今亦編其丁壯與軍伍相兼守禦然其民既已供賦役而又使之備戰陳有事之時暫用之可也無事之時一體與軍常操似非人情所堪臣請下山西陝西二布政司凡極邊去處如大同延綏民有願自投軍者免其戶糧十二石就以爲月糧官不復支給其本戶糧原數不及者以同里人戶糧足其數其近邊去處在千里而近者有願投軍者亦如之免糧之外別免本戶敷科及凡雜役俾其供送凡投軍者加以義勇之名俾其自備鞍馬器械糗糧隨軍征調死不勾丁有願替者聽似亦良便

錯又言曰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奉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丁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古之置邊縣以備敵也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使五家爲伍而至於十連一邑生死相卹室屋完安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居則習

於射法出則教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收成勿令遷徙幼則同游長則同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豈大治之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後未易服也

臣按屯錯之策欲募民相徙以實塞下又欲置邊縣以備敵然今日諸邊見有列屯坐食之兵不須召募舊有衛所管營之制不須置縣但其所謂五家爲伍合於古法今不必以家爲伍而以五人爲伍使其自相聯屬或其戚屬或其交契從其所好官府因而什伍之方其係籍食糧各仍其舊惟於操練征調之際則用法爲每伍同一字號以一人爲首呼兵首則五人必與偕所聚集之處如錯所謂居則習爲射法出則教於應敵起止相隨而暫離者有禁器用相共而自私者有罪中有嫌隙者許其明白告官而離合之匿怨而貌從者同伍知而不告罪同伍中不許飲博惟合伍校射方許飲酒遇有寇至則因其人之多寡而遣吾卒以應之彼以十人來吾以十人應之彼以百人來吾以百人應之吾之所謂十與百蓋以伍爲卒十人乃五十人百人乃五百人也寇非大至不以大眾武帝時發天下七科謫出朔方

張晏曰更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

臣按武帝發天下七科謫一曰吏有罪秦始皇謫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即此科也二曰亡命三曰贅婿四曰賈人即秦始皇三十二年發諸嘗亡人贅婿賈人擊南越也五曰故有市籍與夫父母有市籍大父母有市籍是三者皆賈人之類也武帝此七科先儒謂其因秦人之舊蓋兵出於農固有定籍故於定籍之外立此七科吏有罪者席其故官亡命者去其鄉土贅婿者托於婦家賈人以下皆身不在農畝是七者皆非調發所及故謫之此雖非先王令典然亦可以制伏姦人使皆爲國禦寇而亦寬農實邊之一助也

明帝永平八年詔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等勿答屯朔方五原之邊縣後又詔諸邊者妻子自隨臣按此秦漢以來謫有罪者戍邊之始蓋置惡人於荒僻之地以禦魑魅古典也秦始皇謫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漢武帝謫吏有罪者出朔方其來遠矣但有罪繫獄者人非一等有農民有游民與夫工商吏卒不一類焉彼夫農工商賈平日習勞苦事役作之人用以戍邊無不可者若夫名爲士流繫官籍者率多柔懦脆弱之人平日呻吟咕嚕不經勞役一旦使之被堅執銳以從事隊伍之間以禦強敵用此以儆衆庶固爲可矣其如悞國計何况邊塞之地餽餉爲難內地米一斛至邊計其費不止三斛也乃歲苦內地良民運三十斛米以養一無用之人無乃非計歟必欲重困罪人使彼知警豈無別策而必用此乎

明帝以後又歲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出戍聽從